

➡➡有了这笔巨款，再加上镇上已有的产权房，经商多年的积蓄，小谢家差不多可以步入当地的富翁行列了！

●在小谢之前，我先后与好多本地女孩接触过，但没有一个能深交下去：刚认识不久，她们就急吼吼地打探我收入几何？家境怎样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等等。这些女孩多是看重物质，心之念之的就是傍到高富帅，希望男方家条件优越，有现成的婚房住，有豪华的车开。这种女孩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俗气无聊，虚荣功利。我父母都是职员，辛劳一辈子也没有攒起多少积蓄，没能力给我提供很多。至于我本人呢，工龄不过五六年，也就是一个职场菜鸟的薪水。依我的条件，哪能供得起这种女孩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愿找这样的女孩为妻。然而小谢的及时出现，让我感到生命中出现了曙光。

小谢不是上海人，也没有大学学历，早几年就从老家来上海了。她孤身一人辗转于几个行业，三年前才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。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彼此间只隔着一道玻璃板。一段时间下来，随着熟悉度的增加，我越来越欣赏她，进而喜欢上了她。小谢不像本地的 80 后 90 后女孩那样娇气，个性坚韧，能够吃苦，这从她长年独自在上海打拼一事上就可看出。她很上进，业余还在上各种进修班，一心要攀更高的台阶。也许是因为长年在异地漂泊，毕竟很孤独，所以，当发现我是真心喜欢她的时候，她没有过多忸怩，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我的爱。唯一有点犹疑的是，她对我们在户籍上的差异不无担心，说自己是 个外来妹，你的父母家人怎么看？会不会反对？我对此嗤之以鼻：“我是成年人，还不能对自己的感情做主？”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情况，诚如她先前预言的那样，证明了我未免太简单了，想问题还不及她这个女子深。

●眼看着岁数上去，父母亲早就为我的个人大事担心了，经常在我耳边念叨，母亲更是动辄就说：“黄阿姨托过来一个，是做财务的，你去碰碰头？”“胡阿姨的侄女 28 岁了，还没有对象，她留下了手机，你打过去聊聊？”这些几乎成为她的口头禅，我听得头都痛了。现在好了，我自己找到中意的女朋友，可以正式告知父母，省得他们再为我操心了。当我告诉他们消息时，父母起先很开心，像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似的，可很快，当他们听到小谢不是本地人，异口同声地“哦”了一声：“是外地人啊！”两人对看一眼，那份失望在脸上一览无遗，刚落地的石头好像又回到了心里。我赶紧做补充：“你们别看她 是外地的，可很努力，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好几年了，她还打算今后在上海扎根下来，继续发展呢！”

我的这句话，不仅没有为小谢贴金，相反地，更加重了父母的疑虑，母亲脱口而出：“还要在上海扎根、发展，就靠嫁给本地男人？……”母亲的心思怎么会如此狭隘？我始料未及，还口说：“无凭无据的，你怎么会这样想人家？”母亲说：“不是我想法多，而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！你电视没看吗？老娘舅经常在为这种事做调解！”压根还没有见过面呢，就已经对小谢有“想法”了，母亲未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平生第一次，我与母亲当场拌了嘴。我开始感到，小谢当初的预言不无道理，我要娶她这个外来媳妇进门，看来父母关还不好过！

果然，才隔了两天，父亲就来与我“谈心”了。在家里，大事小事都是母亲先出头冲在前面，父亲一般不轻易表态，通常都是持默许、默认的态度。而大家都清楚，父亲才是家里真正的一把手，大点的事定夺权都在他手里。现在，父亲亲自出面来调停，显然这事不小了，已经超出了母亲掌控的范围。前两天我与母亲就小谢的事，闹起了不快，当时父亲虽然没有明显一边倒向母亲，但看得出来也是倾向她那边的。现在，他也要表明自己态度，劝我放弃小谢吗？

父亲的理论水平、沟通能力比母亲高，他不是一上来就急着说反对之类的，而是像小时候教导我做数学题那样，循循善诱，“启发”我的思维。他先静心做一个倾听者，我把自己了解到的小谢家庭情况都转告了他，还让他看了手机里的照片。父亲戴上老花镜，捧着手机仔细端详。一边看一边评论：“听了你的介绍，再结合看照片里这个女孩的面相，天庭饱满，长相端庄，是个正派有志气的人！”得到父亲的肯定，我的心松了一半：“就是嘛，你要是见到她本人，对她的印象肯定会更好！”接着，父亲缓缓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：“的确，一个人的家庭、出身是不能选择的，更关键的是还要看她本人，包括人品、能力、素质等许多方面，这将在更多程度上决定了她今后的前途。”说着说着，他语气一转，“不过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家，没有能力为你今后的生活提供大的帮助。母亲也是为你好，想得很现实，如果你找的不是本地女孩，未来会面临很多问题。这些实际问题具体到她什么时候能正式加入上海户籍，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劳保、医保等。这些事不仅直接关系到她本人命运，还关系到你，甚至我们生活质量的大问题。因为要是真的结婚了，我们就合成一家人，彼此间的利害关系都绑在一条船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琐碎具体到她的饮食、生活等习惯能不能与我们相融合，以后有了孩子，远在外地的她父母能不能搭手帮忙带孩子等等……”

父亲说的这些，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每次都没有往深里想。父亲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比我这个当事人都想得要多要深。我结结巴巴，只好用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这话来回答父亲。父亲叹了口气：“孩子，你还是天真啊，许多现实问题不是靠一时的感情和意气用事能够解决的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普通人家来说，只能找适合自己的差不多档次的人家；太高了，我们攀不起；而找比我们差一截的家庭，今后你们会过得很辛苦啊！”我低头不语。尽管心中认为父亲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要是我就此舍弃深爱的小谢，为了父亲嘴里的这些“现实问题”而做负心汉，我办不到。

●见我打定主意“一意孤行”，父母不得不妥协，谁让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呢。父亲在我 和母亲之间做起了老娘舅，一会劝这边，一会开导那边，总算推动了我 和小谢的事往正轨上发展。

按照常规“流程”，该轮到我去上门了。选了个假期，我和小谢乘了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她老家拜访父母。小谢家是在一个镇上，用当地的标准来看，他们家条件其实还算不错的。小谢父母以前是农民，至今在乡下还有老大一片祖宅，爷爷奶奶迄今还住在祖宅里。他们有志气，也能吃苦，看到城里打工更赚钱，就把农田转包给了别人，夫妻俩跑到镇上做小生意了。几十年辛苦下来，在镇里立稳了脚跟，买了公房，还供女儿念了大学。小谢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格，在上 一代的基础上，力争要往更高的层次上一步，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了上海，目标就是要扎根



情事 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 请勿对号入座。 王志强 摄 组合 I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口述/俊俊 整理/步兵

异地人结婚好辛苦

下来，成为一个新上海人。

在小谢父母的眼里，女儿能够找到上海夫婿，是了不得的喜事！那意味着他们两代人的梦想又上升了一步。他们非常客气地款待我，我被搞得很过意不去，觉得不像是毛脚女婿登门觐见岳父母，小辈去拜访长辈，倒像是上门去做客的贵宾。不用说，未来的岳父母对我自然是很满意，言语间时不时流露出“高攀”之类的意思。准岳父还小心翼翼地问起：“我们不是上海人家，你和我们女儿好了，你爸妈同意吗？遇到压力没？”为了不让小谢担心，也为了避免埋下今后不睦的“地雷”，我之前没有过多提起父母反对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经过努力，他们已经同意咱们的事，等我拜访过你父母，过一阵你也可以去见我的父母了。现在，岳父也这样问我，我也含糊其辞地回答：“我父母还算开明的，他们相信我的眼光，我看中的女孩，他们也不会反对……”有些话我不能明说，相信岳父母也看得出来了一些端倪，他们毕竟经商多年，有着一定社会经验。

接下来轮到小谢来看我父母了。所幸我和父亲事先做了思想工作，母亲在老大不情愿中见了小谢，算是勉强接受了。我长松了口气，开始与小谢筹措起了婚事。为了安排两亲家见面，我和小谢反复掂量，煞费苦心，在每个细节上都精心安排。我们选了一个交通方便的饭店，约四位长辈吃饭。毕竟存在着几百里的距离，从口音、风俗、习惯，甚至穿着打扮上都有着差异。从第一眼见到亲家起，我就敏感地窥到了从父母眼里流露出的鄙夷、不屑，父亲还极力掩饰着，母亲的涵养则没有那么深，她的神态、形体语言，都明明白白地显露出了这种不屑。在这对外地亲家面前，母亲感受到了自身的优越，坐下没一会，她就有意无意地寒暄着道：“上海还是第一次来吧？过两天让俊俊带你们去外滩走走，看看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！那可是中国第一高楼哩！”

我的那对岳父母似乎被母亲的气场震住了，无论我父母说什么，他们只能陪着笑唯唯诺诺，好像两者间不是平等的亲家关系，倒是灰姑娘的父母遇上了王子的父母——国王和王后。我和小谢看在眼里，很不是滋味。小谢的脸绯红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难堪的饭局结束后，当晚小谢在微信里发给我一个“无语”的表情。我也无言以对，隐隐为我们两家人之间存在着的那道天堑而担忧，怕它会成为一个阴影，甚至是“地雷”，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生活。

虽然我父母在两位亲家面前很有“台型”，显出“上海人”的气势，但他俩也就是普通职工，我们家在本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水准。在我结婚一事上，父母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，加上对我找的媳妇不满意，所以也就是只给了我们一套小户型老公房的首付款，余下来的大头要我和小谢分期付款。除此之外，也没有能力为我资助婚宴、装修等事了。而且，母亲还一再当着小谢，以及两位亲家的面表态：“以后有孩子了，我们是带不动的！你们小夫妻两人自己想办法解决！”我父母的倨傲，在我们结婚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特别是母亲，每次遇见亲家，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。再好再敦厚的人，时间久了也难免动气，小谢几次对我说：“看来找上海人家没什么意思，光图个名声，我们老家男女结婚，都是男方家挑重担的，从房子、装修、办酒席，一直到以后有的带孩子，全都是公婆一手承担掉的！现在我嫁给你，不仅自己辛苦，还要害得爹妈低声下气，像是做仆人似的抬不起

头！”我知道，她说这番话，不仅仅是她本人，还转达、包含了父母的意思。我只能劝慰：“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。既然我和你结婚了，那就入乡随俗吧！”

因为从一开始就怀着不对等的心理，不看好我找的人家，我和小谢结婚后，父母对我们漠不关心，根本不像其他上海小夫妻结婚，长辈会尽可能帮着料理帮忙那样。至于小谢的父母远在几百里外，鞭长莫及，我们只能自力更生，一切都靠自己张罗，上班、做家务，天天忙得像陀螺。逢年过节我们去看望父母，母亲依旧以那种怪里怪气的腔调问我们：“你们过得开心不开心，烧的莱彼此吃得惯吗？”她语气里带着讥讽，好像是来看我们笑话似的，每次回家我和小谢都很生气。与此形成反差的是，小谢父母每次打电话来，则是嘘寒问暖，放心不下女儿。通过与我父母打交道，他们了解了我父母的为人，显然已后悔原有的“攀高枝”心态了，开始明白地方差异是婚姻中的一道坎，很难跨越，女儿嫁入上海人家未必开心。

●原以为我们两家人的这种格局要永远持续下去了，谁知，来自小谢家的一个意外喜讯，改变了状况：当地政府出台了个经济开发规划，他们老家所在的区域被划入到了开发区。便有嗅觉灵敏的房产商斥巨资，打算吃下包括小谢家祖宅在内的地块。据估测，他们家祖宅一旦拆迁，补偿额将有两三百万！这按当地的经济水平而言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！这平地春雷让小谢惊喜得像是中了大奖。有了这笔巨款，再加上镇上已有的产权房，经商多年的积蓄，小谢家差不多可以步入当地的富翁行列了！

财是人的胆，这下好了，小谢父母豪气顿生，再也不愿在我父母面前唯唯诺诺了，长期积压在心里的憋屈和怒氣，一下子宣泄了出来！他们开始撺掇女儿：“你过得不开心，就索性放弃上海的一切，回老家来随便找个工 作，要不开个店做个买卖。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哪用这么辛苦，要看人脸色！”他们嘴里所谓的“放弃上海的一切”，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女婿的了！面对他们的“揭竿而起”，我父母也并不买账，说他们是“鸡毛飞上天”，“发了横财就不晓得自己几斤几两了！”母亲劝我索性顺水推舟，就势离婚，彻底摆脱“乡下人家”！

我和小谢两家之间原来的格局被打破后，新冒出来的难题全都压到了我和小谢身上，我俩又遭受到了自恋爱、结婚以来的第二轮“高压”考验。现在，我们的感情正处在一个十字关口，何去何从，将直接关系到今后的道路。我和小谢很迷惘，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
公告

上海汇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根据股东决定,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0 万元减至 20 万元。

本公司债权人可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,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,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。

遗失声明

何海峰,身份证:310229197106150815;黄济萍,身份证:310229197104040823, 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,声明作废。